

關里文獻考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三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一

宋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兄九齡九韶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教授興國軍嚴規矩肅衣冠勸誘引掖學者興起贈朝奉郎直祕閣謚文達學者稱復齋先生九韶學問淵粹隱居不仕學者稱梭山先生九淵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敎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士與議恢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

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
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
開講席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
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
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
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
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
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
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
俗之善惡習尙之淳漓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
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
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又語吏以某所
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羣以爲

神申嚴保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閒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陂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輪邪盡蠲之故事上元郡設齊醮曰爲民祈福九淵會吏民爲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

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
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
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
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此謂
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
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
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
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
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
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
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

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迴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災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又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

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卽
兩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
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
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
以千數諡文安九淵與兄九齡並講貫理學時號江西二陸其學務
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孔孟書是崇是信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
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嘗與朱熹會鵝湖論
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
子小人喻義利一章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
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
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
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
然場屋之得失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

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職者哉從事其閒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恆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聽者至有泣下嘉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離席言曰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復請書講義刻石惟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其第一書略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矣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顯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

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

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熹答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九淵再書辭加憤厲是以熹答之有曰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思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九淵門人楊簡袁燾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述曰學者言朱陸異同詳已是皆睹其分而未識其合見其始而未知其終也蓋陸子之學以尊德性爲宗朱子之論以道問學爲主尊德性則工夫直截而求端於天心道問學則基本堅固而盡力於下學下學久可馴致於知天心地明自爲學無滯礙雖從入之途各殊要其究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至陸氏弟兄始與朱子曾講議論不

無牴牾故往復辨析至於再三其後亦深悔鵝湖舊說爲非甚欲著實看書平心下氣而朱子贈子靜詩亦有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句則又未嘗不始岐而終合矣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三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四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二

宋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以教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冑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視吾政事今號爲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我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

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惑螭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權直學士院時皇子竑與史彌遠不協彌遠陰有廢立意德秀嘗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故後卒及於禍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改著作佐郎同列相甚譏之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言官又舐之而德秀亦力辭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

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會更鈔法配民藏楮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資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贖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會金人來督歲幣德秀上疏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姑徙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

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綴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尙存則用之女。眞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嘉納之。遂罷金人歲幣。初德秀奉使如金。賀登位。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帝曰。臣歷揚楚至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

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
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
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
事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
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
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朝辭奏國恥不可
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
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搏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
廣德太平爲甚德秀遂與畱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
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
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餓死
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
私匿振濟米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又索毀太平州私創之大斛

先是都司胡槻薛極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覲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覲祠授庠幹官而道傳尋亦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築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爲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紐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畱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民困民艱食旣極力振贍之復立

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及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橐請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檄廣西共討平之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劾遵而誅其亂者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權禮部侍郎兼侍讀直學士院入見卽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以固結人心爲本又因湖州兵變史彌遠矯詔殺濟王竑乃上言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霄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

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帝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以掩前愆次言雷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帝問廉吏德秀以知袁州趙鉞夫對帝擢鉞夫直祕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帝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帝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

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轡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帝皆虛心開納彌遠外示嚴憚內實忌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及李知孝又劾之請加竄殛帝曰仲尼不爲己甚乃止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韓有文武才於常平使者史

彌忠彌忠言於朝遂起韓討平之紹定四年復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亦立不可爲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猶未已或勸寄資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於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爲德秀請於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卒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便宜發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亡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

效末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帝迎
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乃以所著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尙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
終爲我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又復陳
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
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
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
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
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銀青
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
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
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
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

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有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著作甚多而大學衍義尤盛行於世既卒帝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本姓高山繼魏氏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頌挫有作者風從李燔輔廣遊慶元五年登

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追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枋卽劾了翁對策狂妄侂冑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以四川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侂冑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稱爲鶴山先生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差知漢州漢號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原官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了翁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俗爲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韙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卽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

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已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咸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又論郡邑強榦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爲省試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祕書監尋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機有五謂宜察時幾而恭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不猶愈於坐觀時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必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則天下之患有不可

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蓋亦察人心之邪
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
剴切無所忌避時相寢不悅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
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
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
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
對天地事大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
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
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
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孚善類皆出矣屬濟王黜削
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
言事者十餘人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剿上
最爲切至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

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令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
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
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
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
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
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
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
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
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卹義家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
卒帝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
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滌濯遂
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

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彙若白黑帝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帝因民望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帝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尙書經緯進讀帝必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帝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

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
乞詔從臣集議以救楮弊乞儲闡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
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己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
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
十餘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遂謂近
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樞密院事督視荆湖軍
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并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爲
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旣五
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帝勲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
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
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
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
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

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
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
遽召還前後皆非帝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
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
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
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
蹙頰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
奉大夫致仕遣表聞帝震悼輟視朝歎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
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
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述曰汾讀史至真魏二公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國之興也不興
於興之日而興於羣賢有集征之形國之亡也不亡於亡之時而亡
於正士有淪落之感宋當嘉定端平間國勢亦云亟矣侂冑亂政於

前彌遠蒙君於後外患疊興內憂間作幸而碩果尙存二公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乃疏遠之擯逐之至譏爲僞君子眞小人使不得一日安於其位而宋命亦用迄焉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悲夫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四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五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三

元

陳澥字可大都昌人也父大猷宋理宗開慶二年進士歷仕至黃州軍判官著尚書集傳澥潛心經學尤精於戴記宋亡隱居教授年八十二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歸先生元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有禮記集說自爲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

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明洪武時其書始列於學官正統中遂以其說取士成化初工部右侍郎劉定之上言自有五經以來訓釋何止數十百家聖朝於易專取程頤傳朱熹本義於書專取蔡沉集傳於春秋專取胡安國傳於禮記專取陳澧集說豈非以其尤得聖人之旨哉永樂中所纂正統中所刻今經筵所進與夫天下庠序場屋所用無不以是也夫旣專取其說固宜褻異其儒欲褻異之莫若俾得從祀於先聖廟庭今從祀舊規有程頤朱

熹矣又廣新制及胡安國蔡沉矣斯皆以釋經有功也惟陳澥未與其列以臣觀於澥釋經之功雖未敢追程朱二子之躅亦可以次胡蔡二氏之肩况前代釋經如何休賈逵范甯杜預等今聖朝取其說無幾耳然尙從祀則若澥之專用其說者以之從祀夫何閒然疏入不報至我

朝雍正二年始用廷議

詔從祀孔子廟庭

述曰雲莊之學問他無可見獨見於禮記集說一書而論者或譏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直詆爲兔園冊子且云自集說行使天下後世束注疏等書不觀皆雲莊之爲之者夫度數品節其說誠不免太略然簡核精當得聖人約禮之深意或亦非諸儒所可議也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五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六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四

元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宋德安以
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姚樞奉詔從行中書省楊惟中
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掛俘籍者悉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
言驚爲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畱帳中共
宿夜半復逸去樞馳馬踪跡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仰天大號欲自
沈樞勸曰汝徒死無益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無
他復勉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諸經
傳註盡錄以付樞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
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
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間復論議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

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
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
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
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
宗旨又以朱子門人之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
師友圖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
慕樞旣退隱蘇門乃詣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
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
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
以博溺心未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
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曰江漢先生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於新鄭縣
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若斯

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
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
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尙書疏義請就宿
手抄以歸旣逃難徂徠山始得王輔嗣易注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
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謁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
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此
無主曰梨無主此心獨無主乎轉魯畱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
三年間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
氏書益大有得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錄授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
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眾皆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
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
隆冬盛暑不廢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

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於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殖又思所以化秦人乃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卽皇帝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又統患之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

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帝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
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
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
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樞大司農默
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
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陳時務
其一曰立國規模言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
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
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
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
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
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
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

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其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

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敍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目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爲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

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
閒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
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
之難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
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
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
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
小吏能欺之拯一京尹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
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
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計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
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
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
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

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尙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廝養賢者有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

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恆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何如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

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旣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旣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

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亡之
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
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學出
西彗出東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
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
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
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
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機已萌猶且因循故習抑其下而損其
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
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
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
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

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

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不可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守天下者尙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

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七年奏上之翼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尙書省六部事因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又有簽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詰之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

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實反耳人所嗜者公一切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果如君言得罪亦無所辭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間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疑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歲時

梓等以酒禮至衡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
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我爲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
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
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
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卽令習拜
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
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
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
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
議其去畱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汚隆吾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
審矣遂合辭代奏得告南歸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
衡弟子耶律有尙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元自得中原
用金大明歷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

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以爲歷家知歷數而不知
歷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召
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
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
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
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
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
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
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
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
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
法以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
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

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撤家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遺訓其子師可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齊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秦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爲學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己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以灑掃應對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

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律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初中統之召聞命輒赴道遇劉因語之曰公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耳比至京師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慙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衡獨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旣平衡未嘗以失計爲歉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延祐初詔爲立書院京兆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述曰趙仁甫紹述伊洛首爲北方開理學之源許文正尊聞行知見

之德行而措諸事業使天下翕然知儒術之足貴雖其著述未知於
朱子何如而繼往開來淑身牖世嗚呼懿懌矣

闕里文獻考卷六十六終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七

從祀賢儒第十四之二十五

元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閒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宋亡入元至元十三年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遊龍興按察

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時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承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未明卽起然燭坐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宋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

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
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延祐初召拜集賢直學士
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至治三年起爲
翰林直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
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
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
之說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
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
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用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
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
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
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至治末詔作太廟議
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

於昭穆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序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畱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每日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聲聲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

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
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
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
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至將
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三禮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
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其序易曰昔在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
之爲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
周易雖一本之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旣亡其二而
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
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宋邵
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
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端以爲伏羲之易蓋欲
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又曰周易

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爲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無小補云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閒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閒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閒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

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臧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康成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又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古文今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諠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尙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

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尙書止二十九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書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爲晚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

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六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袞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實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予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其序詩曰風雅頌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蓋有譜以記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

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絃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旣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實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

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淆亂乎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爲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閒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旣無從考据不敢輒爲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爲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詩也皆異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爲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其序春秋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詳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

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尙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補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子奪未能悉當閒嘗再爲審訂以成其美其閒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三家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

則侯同志者共講焉其序儀禮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
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
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
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
文公尙苦難讀况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
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敘正晚年
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稟將俟喪祭禮畢
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
旣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
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
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
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
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

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實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彙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彙本而已若執彙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乎其間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旣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澄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

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吾朱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尙敦勛之哉又曰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閒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

三十九篇藏在祔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

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雖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觀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觀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其序周禮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常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康成康

成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舐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其序小戴記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後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採勦取殘編斷簡會萃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

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商訂又不同矣其閒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正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

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
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
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
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
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
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
但爲戴氏功臣已也其序大戴記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
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
當爲四十三篇中閒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六十一四篇復闕
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
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萃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
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
小戴書遠甚蓋彼其菁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尙或閒存精語不可棄

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覺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以俟好古之君子云澄所訂孝經定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邢昺正義曰古

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閒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

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矣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乃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述曰草廬嘗舉進士於宋旣而仕元議者遂謂其忘君事讐竟罷從
祀夫舉而不第則未嘗登仕版也固不得以事二姓例至觀其出處
之際難進易退又非汲汲榮利者可比誠不當與莽大夫同類而共
譏也

關里文獻考卷六十七終